

 本站公告

1、网络传媒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在线播放音像混成的动态画面，因此本站将尝试把过去需要录音后整理成文的访谈，用视频记录并在“本站专稿”栏在线播放。由于这些视频文件都是先传到优酷网再用外部连接的方式链接到本站，因此无法避免优酷网的网络商业行为。本站“视频下载”栏将改成“视频专栏”，也采取把视频文件传到优酷网再链接到本站的方法。如果您想避免成为优酷网在线商业宣传的对象，请不要点击本站视频文件。

2、本站免费刊登展览信息和个人作品。展览信息包括电子海报、简讯文档、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作品要求表明尺寸、材料和创作年代，如果是展览预告，参展作品与展览场景的图片可以在开展之后补发给我们，否则我们将不保留该展览信息。个人作品要求有个人风格，并为具有探索与创新的风格，数量在4件以上，艺术市场上热销套路风格，本站一概不与刊登，展览信息除外。这是本站鼓励创新和尊重创作自由的学术定位所决定的。所有图片请把像素调到800X600，高宽相加等于1400

3、本站“视频下载”栏目欢迎40MB以下的avi格式的压缩文件，内容可以是video作品、访谈录像、名人生平录像、行为艺术录像、重大展览与学术会议录像。超过40MB以上的稿件，请分成上下集或多集，我们将采取连载的方式予以发表，连载最多不超过400MB。其他内容的avi稿件，请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量考虑发表。本站工作邮箱：art-here@163.com

朱昱的“植皮”及其文本

作者：巫鸿 来源：美术同盟

目前中国实验美术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可说是以人体，尸体，和动物作为艺术材料的使用，而今年以来争议最大的展览可说是名为。对伤害的迷恋”的一次内部实验艺术观摩，其中若干作品使用了这类材料。我并不反对从伦理道德角度去讨论这些作品（实际上，我个人反对以艺术名义残害动物的“实验”），但也感到笼统支持或反对这些作品的判断方法不足为训。总的来说，我认为批评家在这个问题上仍然需要摆脱“运动。观念的框框，以艺术家和艺术品作为分析的基础。

以“对伤害的迷恋”展为例，其中某些作品的设计纯粹基于材料置换的原理，以“现成物”的尸体取代“再表现”的雕塑。这种置换做法在现代艺术中屡见不鲜，没有再作实验的价值。但同一展览中朱昱的行为、装置作品“植皮”却让我感到少有的震撼。TOM.COM网络这样介绍这个装置：“在一张白色的单人床上，放着一块猪肉，在它上面缝着朱昱从自己身上移植的一小块表皮。作者试图把它摆放成人躺在床上的状态。室内光线很暗，床上方的电视机里播放者朱昱躺在医院的床上作手术的过程”。此外。还应该提到的有床头墙上挂着的一幅来呈作手术的大照片，以及展览时在场的朱昱本人，不时应朋友要求把上衣撩开露出腹部已经痊愈的伤口。

这个装置的基本构成因素是两组对称形象，一组（录像、照片）再现了朱昱在医院取皮的情节，另一组（病床上躺着的缝着朱三皮肤的猪肉）则取消了取皮行为的任何意义。两组形象间直接到不能再直接的联系（移植的皮肤）和粗暴到不能再粗暴的置换（艺术家至猪肉）使我震惊。但震惊之余又夹杂着不满足，因为这种对称在凸现一个行为计划基本逻辑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这个计划的完整性。装置中消失了的是割皮和植皮前前后后的事件，通过这些事件朱星从行为设计者（艺术家）变成行为施行对象（被医生割皮）再变成行为施行者（给猪肉植皮）。这种连续性的消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因此，在展览过后的一次交谈中，我建议朱星把整个计划的实施过程写成一份文本，作为“植皮”这一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朱昱同意了 this 建议，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写出两稿，第二稿记录了计划施行过程中对原方案的一系列修改，显示出展览中装置无法达到的深度，对了解整个作品尤其重要。下文中我采取注释的方法对这份文本进行讨论，其分段议论的方式旨在保持评论和文本间的平行关系。

《植皮》作品创作过程

朱昱

1999年12月以前

只注重神性，而不看重人性，使我成为了一个不成功的“基督徒”，而做为艺术家，从良知中我又感到尊重尸体应是一种美德。

当我98年在医科大解剖室中完成《全部知识学基础》这件作品时，面对被解剖的面目全非的尸体就有一种伤感，有一种去修复的冲动，用自己的身上的器官修复尸体的妄想，从那时起我就在自己身体上寻找可以用来修复尸体的部分。

巫：朱昱在这里表达的思想与他在“植皮”以前所作的两件使用尸体的作品不同。这两件中的一件是“后感性”展中的“袖珍神学”：一只悬挂在天花板上的死人胳膊握着一长绳。会到地上考上蜿蜒缠绕。盘满一室。另一件是此处所说的。“全部知识学基础”。是为“超市”展而制作的瓶装人脑。他曾经这样解释这两件作品：“一具尸体，肉体与精种的分离。一个死亡的人脑，思想的终结。我用干枯的尸臂握着极长的绳索，去找回与肉体分离的精种。我切开

一个个人脑。完结一切无意的延续，搜索未知的新精神冲动”。这两件作品的基本思想因此是对死亡的迷信破除和艺术体验，通过这些体验把失去生命的人体重新赋予精神价值。但他对“植皮”的说明似乎反映了这种纯理性思考正让位于感情因素，一残毁尸体所引发的不是对死亡的静观和科学研究，而是“伤一感”以及由此导致的以己身修复尸体的妄想。

我翻阅大量的医学书；在外科手术从书中发现了皮瓣转移术，当时我马上就有从自己身上取皮的念头，最初的方案是：1、在医科大寻找一具皮肤有损伤的尸体；2、把展厅中布置成手术室，将尸体放置在手术台上；3、展览时自己动手手术从大腿内侧取下一块皮肤；4、将皮肤缝会在尸体损伤处。最初方案确定后，我一边继续思考方案，一边开始向有关医生咨询自己亲手完成手术的可行性。

在与医生的沟通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与最初用尸体做作品所遇问题一样，对方一开始都很惊讶，我必须很小心地说明我为什么这样做，并保持极正常的表情，因为每当我给他们讲究方案后，他们的眼神中都有在观察我精神是否正常的神态。曾有一位年长的女医生认真地告诉我去我精神科医生作一些测验，并热情地要帮我挂专家号。这段时间所找到的医生在谈完一次后，态度都比较冷淡，基本上都不给第二次见面的机会。

在与医生的接触中我不断思考方案，为让医生理解，我总是这样解释我的想法：“你们医生治人，都是活人，是有价值的。我取自己的皮修复人。是死人，是一种荒诞的‘救死扶伤’，是艺术，没有现实意义的行为。”巫：这段文字记录了“植皮”的最初方案，其中包含三个要素。一是设定行为一内容：将自己的皮肤当众切割再移植到尸体上。二是设定行为主体：由艺术家自己动手完成割皮和植皮这两个行动。三是建立行为主体和行为内容间的联系：艺术家学习割皮和移植技术。虽然这第三点在一最大多的“装置”展示中全然不见，它其实是整个行为方案的关键，朱音的实验也是从这里开始的。由于艺术家必须从医生学习割皮和移植技术，此时的行为实验必须是开放型的：艺术家必须与社会协商并取得理解。这种理解不以“认同”的方式进行，艺术家所要求的不是成为一个医生，而是社会对另一种价值观的承认。由于这种价值观的私人性和荒诞（“一种荒诞的‘救死扶伤’”），也就尤其不容易得到理解，由此产生了“实验”的必要。

编辑：王雪云 责任编辑：王雪云

<< 首页 < 上页 1 2 3 下页 > 末页 >>

推荐网站

[雅昌艺术网](#)

[中国美术批评家网](#)

[宋庄ART](#)

[威尼斯双年展](#)

Base on PHP & MySQL
Powered by W2K3 & Apache

关于我们 | 版权声明 | 联系我们 | 邮件投稿 | 渝ICP备06000899号 | 本站LOGO下载
非赢利学术网站 执行主编：王小箭 联系电话：010-63987712（京） 023-86181955
（渝）